

我的小学我的老师

（外一题）

◇字心

我念的小学是在一个古镇，历代建了很多庙宇，我知道名字的只有东岳庙，因为我们学校就设在这个庙里。

东岳庙主要供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跨进大门不远便可望见十二间阎王殿。学生住校的多，阎王殿都改成了寝室，但阎王纹丝未动，还是坐在它判案施刑的宝座上。

学校是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才从县城疏散来的。我因年幼家里不放心，入学较晚，阎王殿挤不进去，就被单独安置在塑有鸡爪神和吴二爷两尊神像的偏殿里。偏殿其实就是门卫，但鸡爪神和吴二爷除了守门，还有个职责就是抓人，这相当于人世间的刑警队。不过它俩长相凶恶，手中还握着货真价实的铁链子，有时刮进一阵风，竟然铮铮作响，所以我虽不怕刑警，面对这两位泥塑木雕却有些毛骨悚然。

夜里没有电灯，摸黑钻进被窝，心里恐惧，很难入睡。庙门外边不远就是长江，听见江里的流水声，夹着一阵一阵的夜风，总觉得铁链子在响，于是心也紧了，尿急也不敢下床了，不经意间裤裆就湿了，床也湿了。

尿床成了我的隐私，早上一起床，我就在为如何藏住这个隐私发愁。

当年的班主任称做级任老师，我的级任老师姓李。她很心细，看见与我同一张课桌的小女生老是用手捂鼻子，便在晚自习的时候给这位同学换了座位。她抱来作业本不声不响地坐在我身边，有时修改，有时又侧头看看我。我有点警觉，心想这怕与我的隐私有关，为了远离她的嗅觉，煞有介事地去了几趟厕所。

好不容易赖到下晚自习，我前脚走

进我的住处，李老师后脚就跟了进来。她掀开我尿迹斑斑的被子，又抬头望了望狰狞恐怖的神像，她笑了笑，轻声叹口气转过身走了。

这年我不到九岁，念的是五年级，转学来的，摸不着李老师的脾气。心里很慌乱，太糟糕了，我的隐私这下全暴露了。

外边好像在下雨，又刮着冷嗖嗖的风，秋风秋雨搅得我忐忑不安，浑身不自在。睡觉怕鬼神，上课怕见同学，我真想马上逃离这座让我恐惧而厌憎的东岳庙。

这时李老师回来了，跟在她后面的是学校的清洁工陈嫂，两人都抱着干净的被褥。接着，兼管作息时间也就是打钟摇铃的校工王大伯又扛来一张帆布床。三人说说笑笑，快手快脚地就铺好了两张床。

“吃喝拉撒，人的本能，没有什么丢人的。”李老师送走了陈嫂和王大伯，转过身问我：“你睡哪张床？”

我奇怪了：“李老师，你在这里睡？”

“是啊，我陪你。”李老师笑了，“你不是害怕吗？你不是不敢下床吗？老师给你壮胆，你什么也别怕！泥塑木雕有啥可怕的？说不会说，动不会动，泥巴塑的，木头雕的，一点不可怕的！”

“老师，就你……”我想我是一个小男生，一个小男子汉，怎能跟一个女老师一个屋里睡觉，便又吞吞吐吐地问，“哎——就你，就你一个人陪着我……”

“怎么，你还封建？”李老师笑望着我，“再说，不止一个，两个，这里你还有一个小弟弟呢……”

李老师开心地笑着，笑得很可爱，很惬意。她张开双掌轻轻抚摩着她明显

隆起的小腹。我羞涩地望她一眼，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我妈妈，我就是因为她不放心学校距家太远才推迟了入学的时间。

我眼里痒痒的，眼泪快包不住了。

“小男子汉嘛，眼泪不轻弹啊！睡吧，睡吧，你委屈点，我和小弟弟睡宽床。”李老师说着，一面又在帆布床上加了一张垫被。

这晚我睡得特别暖和，特别安然，特别温馨。夜里居然没有起夜，却也没有尿床。

然而，这样温馨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

日本军队占领了我国南边的缅甸，随又侵入我国云南的腾冲，正在向省城昆明逼近。由上海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又得逃难了。它和它附属的中学以及两所职业学校选址选到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古镇李庄。跟着同济迁来的，还有历史学家傅斯年率领的中央研究院的部分机构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重的营造社。小让大，主让客吧，我们的小学只得再次搬迁了。

小学搬去何方，李老师跟去没有，我竟浑然不知。

多少年过去了，我打听过李老师，都没有确切的信息。学校后来辗转几处，倒是回到了城里的老地方。但门庭早已改换，物是人非，不光李老师，还有我当年的小学，统统难以寻找到我心中的记忆了。

在洱海边上捡到的细节

写小说，故事易编，细节难寻。

这年春节，去大理晒太阳，在洱海边上却不经意地捡到几个细节。

我们一行住在洱海西面的三廊镇，这里不像东边的下关和古城，它并没有

什么著名的景点。可近年游人如织，它也日渐兴旺起来。

这是因为设计师赵青和舞蹈家杨丽萍在这里建了豪宅，于是名人和名宅便将远远近近的男男女女吸引过来了。

我不免俗，无缘相见名人，就参观名宅吧。名宅建在玉几岛上，紧靠镇上那条杂乱无章的长街，走一道小石桥便到了。因参观要付费，我去买票却走错了地方，闯到了外墙上写有“琴鹤家声”四个字的一户人家。主人很好客，五十上下，推了一个小平头，见我对“琴鹤家声”饶有兴味，便邀我进去坐坐。

他对家乡小镇的畸形繁荣，出人意料地有点抵触。“名人名宅有啥看头？”他认为名气再大的名宅，拆开来不外乎几捆钢筋和几堆水泥。至于名人嘛，卸了装“跟你我没有啥不一样”。接着他就向我说起明星探望名人而与他相关的一段经历。

前年吧，不，他说好像是前年的前年。就在他家大门外，一位明星拦住他，大不咧咧地问他：“喂，你们的洗手间在哪里？”

他愣了一眼，未答话。

“哎，我问你洗手间啦！”

他又愣她一眼，仍然一声未吭。

名星嘴里咕咕哝哝，转过身意急心慌地走了。

邀我去家里的主人，姓赵名忠文。早年务农，后来搞修建，赵青和杨丽萍的几处凭藉悬崖峭壁而建的宅子，都是经他的手完成的。他说，前年吧，对，就是前年三月天，这位名星又像燕子一样飞回来了。“这回有点改变了”，他说，这位飞回来的名星，一见他就笑，还说了一声“对不起”，并且称呼他做老先生。

赵忠文仔细端详她，看得名星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才慢悠悠地说：“大名星，我还是要批评你。我在你眼里，怎么就老啦？五十才知天命，我还不到天命，咋就老了？”他顿了顿又说，先生更不敢当。“你是大学吧，我只念过小学，鲁班面前弄斧头，我哪敢称先生！”

名星有些迷人地笑了：“你怎么不是我的先生？我一问三不知，哼都不哼一下，这无异于打我两板子。你说说，你不是我的先生，你怎敢打我的板子？”

几句话逗得赵忠文开怀大笑。

“我不跟你较嘴劲儿了，姑娘。看在本家面上，你远来我不远送，就送你一副对联。”

赵忠文没往下说，却领我走向门外，返身指着大门两侧，“这就是我送给我本家明星的”。

上联是：挽起裤脚，多种几分田；

下联是：擦干汗水，勤读半部书。

大理，段杨李赵四大姓，每个姓氏在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不少显赫的人物。赵普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代宰相有句名言，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赵忠文的“半部书”，大抵就是“半部论语”引伸出来的了。它的意义，无非鼓励赵氏子孙多读书，长知识，这样才能明事理。

我再看横幅，大门上方贴的，也是“琴鹤家声”四字。看来这就是赵姓的家训，而楹联对这四个字的注释，应该说实在是恰如其分。

从大理回来，亲友问我此行如何。我说美美地晒了几天太阳。除了晒太阳就没有一点别的？我拍拍头皮，回答他们说：还有负离子，洱海边上负离子充足。嗯，我在海边上还拾到几个细节，细节跟负离子一样，也是难得的好东西。